

僑社版		芝加哥華人律師版			會計師		保險版		僑社版			廣告		長篇小說連載			人在中國		法治天地		軍事天地			
第26頁	第27頁	第28頁	第29頁	第30頁	第31頁	第32頁	第33頁	第34頁	第35頁	第36頁	第37頁	第38頁	第39頁	第40頁	第41頁	第42頁	第43頁	第44頁	第45頁	第46頁	第47頁	第48頁	第49頁	第50頁

您現在讀到這裡

長篇小說連載

· 蒲悅詩

長江有盡 情無盡 (15)

第一部：霧鎖西城夢不空

(續上回)B團的作戰行軍到了桐城，這是皖北的一個中等城市，全團人馬準備在這裡休息幾天。桐城是以文學上的桐城派，在全國頗有名氣。桐城派的始祖方苞，就是在這裡誕生。他在清朝康熙皇帝時代，因牽涉到一個重大案件，被關入監獄，等候殺頭。康熙知道他文章寫得很好，便親自寫了個字條：「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將他免死出獄。方苞寫散文，主張用字遣詞，要「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同時要「言之有序」，行文要條理清楚。這就是桐城派的基本精神。

子成寶很敬佩桐城派，到了他們的老家，就要欣賞一番這裡的文物風光。他找不到人帶路，就和政工室的周姓文書士在街上踴躍，偶而也走進一家書店，看看有什麼書本可買。肚子餓了，他們就順便進入一家餐館，點了各自喜歡的牛肉麵。這家餐館算是中等，可擠滿了人，座上客大部分是穿軍服的青年軍。正吃著麵，老班長走過來，說他今天請客，兩位的眼他都付過了。子成寶不明白老班長為什麼這麼大方，周文書說，大家都發了薪水，老班長的薪水高，請吃碗麵，也算不了什麼，不必記在心上。

第二天子成寶正在一家書店看書，老班長經過那裡，看到了他，就在店門外大喊：「XXX，你不請客吃麵？」乖乖，這麼快就要回請，弄得他真不好意思。還好，看書的人裡面，沒有人知道「XXX」是誰。

儘管B團在行軍作戰途中，團部因有一批編餘的軍官隨同，他們又是見多識廣，和他們聊天，往往趣味橫生，輕鬆得忘了戰爭的存在。

一位中校教官說，他在雲南省住過很多年，知道邊界上有一支民族，他們天生的皮膚比漢人白得多，女孩子更是個個漂亮。「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位中意的女子，就可以去追她。她自然會逃跑，最後跑不過你，就會躺下來，撩起裙子蓋住臉部，任你胡作非為。」他接著若有其事的提出警告說：「你完事了，就乖乖的離開，不要揭開裙子來看她的臉，也不要回頭張望。如果你犯了這種戒條，她的族人就會來追殺你，你是逃不掉的。」

「真有這種事？」他回答說：「真的假不了。」

「那你有沒有去追過？」他說，還沒有，他還想回去那裡。有人就調侃他說：「到時候，你已經追不動了，是需要人家來追你了。你最好準備一條裙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另一位教官也喜歡吹牛，他說他是X省X縣的人，他們的家鄉流行「賣屁股」（指同性戀）。這種醜事在其他的也有，沒有人敢公開來談論。他們那裡可像「賣屁股」的樂園，沒有人避諱，還有一首歌公開流行：

「賣了屁股屁股在，在家可以交朋友，出門不要帶鋪蓋，……………不賣不賣白不賣，

死了爛了誰來愛？」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一些皇帝有同性戀的毛病，文人雅士還為他傳誦一番。著名的「斷袖分桃」故事，是子成寶和很多人都熟悉的。現在中華大地出現了「同性戀」的新天地，他確是第一次聽說，是今古奇聞。

這位教官還說，在他們家鄉有一種草藥，磨成細粉，撒在年輕男孩子的屁眼上，就會發癢發熱，一定得找個人和他交合，才能把那種奇癢平息下來。哎喲！這算什麼新天地！

很多人都了解，中國的軍隊是只准軍官結婚，可以娶太太，士兵們是禁止有性慾的，他們的月薪不足以養家活眷，甚至也不夠上一次妓女院。這種現象在抗戰時期就有，勝利以後也沒有改變。因而部隊裡同性戀的情事，也是可想而知的。

子成寶并不反對同性戀，作為一名士兵，他也沒有力量去反對這個或贊成那個。他曾聽說部隊長官們找女人來跳舞，要士兵們去站崗，他也得照去服勤。看長官摸著女人的屁股取樂，自己在外面涼著。那是別有滋味在心頭。

為什麼在中國的軍隊裡，長官和士兵之間，有天地的差別呢？有人說，這已經不是公不公平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基本人權的問題。政工室的周姓文書告訴他，有的國軍連長，可以取兩到三名老婆。「我們的旅長（指青年軍二〇二師第一旅旅長），駐在常州，原有四位太太，當地的縣長又替他介紹一位，所以他的太太有五人之多。」

這種軍官多妻的歪風，并不很普遍。他想，既便是少數，對部隊的士氣自會有所影響。B團是第一旅屬下的部隊之一，多妻的旅長，對B團士兵的士氣影響到何種程度，子成寶很難看得出來。至少他和周姓的文書上士，對他們這位旅長已失去信心。他們不相信一位擁有眾多太太的部隊長，能在戰場上指揮作戰。

從桐城轉往安徽西南角的潛山，曾經過一些山區，并非大山。聽說這一帶只是大別山的餘脈，大別山主要是在河南，湖北和安徽交界的地區盤繞。

潛山是一個比較小的市鎮，整個B團的部隊開到這裡，驟然增加了市鎮的熱鬧氣氛；士兵們忙著堆沙袋，築碉堡，也增加了市鎮戰鬥氣氛。天冷了，在街上來往的青年軍，已換上了冬天的棉軍服。子成寶是第一次穿著這種軍裝，覺得蠻暖和的。

住在潛山的這些日子裡，沒有過共軍的騷擾，很安靜。一位隨團軍官說，現在的共軍很少騷擾城鎮市區，他們還是以山區和農村的游擊戰為主。B團這次作戰行軍走了一個多月，團部停駐的地方從來就沒有過共軍的騷擾，其他戰鬥單位和共軍的遭遇，也不過是一次兩次，規模也不大。

他不認為B團這次來安徽，是參與「剿匪」。要是「剿匪」的話，一定是有計劃的針對共軍窩藏的地點，主動出擊，以雷霆萬鈞之勢，把共軍消滅得乾乾淨淨。「就我所知道的，B團從未有過主動出擊的行動。大部份日子都在東奔西走，把大家累得精疲力盡。」

你只能說這是一次作戰行軍，對部隊來說，這也是一種好的鍛鍊。子成寶在行軍中，得到了另一種經驗：也就是離開那座教堂的時候，他拿走了好幾本教堂牧師的畫冊，冊子裡有好多印刷精美的圖片，那是他所喜愛的。問題是這些畫冊增加了他行李的重量，背負、手提，都是困難萬分。他於是抓了一名「民伕」，替他挑起行李，跟著他走。

小時候，子成寶在家鄉看「過兵」，看他們抓「民伕」，現在自己也有樣學樣起來。好像很自然。走著走著，他發現這個團部的行列裡，只有他一個人抓有「民伕」，其他的人都沒有這樣作，他們也沒有講話。他真感到慚愧，年紀青青，抓自己的同胞當「民伕」，你要人家怎麼說呢！這個「民伕」以後是怎麼離開的，他是個什麼樣子，他一點記憶都沒有了。

在潛山閑來無事，子成寶就出去找政工室的周姓文書聊天，周告訴他一個好消息，說B團很快會調回安慶。他說：「我們的旅長谷容軍，已調來安慶作這個地區的指揮官，前一位旅長已別調他處。B團是谷將軍的嫡系部隊，他需要B團在他的身邊，再把其他的團調往前線。」這位谷旅長，是不是有五個老婆的那一位？

周說，他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當今陸軍總司令谷竹銅的弟弟，很有來頭。

想到回安慶，子成寶就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浮上心頭。管他有幾個老婆，也不管他是誰的弟弟，把B團調回那裡總是好的。

旅部這次派來十多輛美製十輪大卡車，要把B團以最快的速度運回安慶去。團部是第一批登上卡車的人，其他的兵員和槍械，可能需要大卡車運幾個來回。反正潛山離安慶并不太遠，需要的時間不會很長。

回到安慶，子成寶他們還是住第一次來時所佔用的民房。熟門熟路，比回家還方便。再過兩天，團部就發下了每個人的信件。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千多年前杜甫的詩句，就寫下了子成寶收到家書時的心情。他是在這裡才收到第一封家書，那是大哥志剛代父親和媽媽寫好寄來的。無論是積極的鼓勵，或溫和的責備，都是淚水編製起來的真情，子成寶必須一個字一個字的吞下去，一個字一個字的落實到心坎裡。

他們說，從安慶寄給他們的信函中，只有信件，沒有看到子成寶的服役證明。這個證明對家裡很重要，大概是被人偷掉了。他想，這是很可能的，證明上只寫姓名年齡籍貫，沒有貼上照片，任何家庭取得都可以使用。他心急如焚，便找政工室的好朋友周姓文書想辦法，周同意為他寫另外一張證明，蓋上部隊的大印，并要子成寶用掛號寄送。他都照作了，總算為家裡盡了一點心意。

最使他感到焦慮不安的還是小女人吳素秋，吳在信裡質問他，為何她寄給他的信他都沒有收到？為何他要從海軍轉到陸軍？她寫道：「陸軍的生活是很不藝術的。」這一點子成寶完全同意，問題是她沒有當過兵，怎麼知道陸軍的生活很不藝術！

這個小女人到了省城長沙，幾乎變了一個人。她考上的省立一中是最好的學校，她可沒有安心向學，受到各地大中學校鬧學潮的影響，她成了學生領袖，經常領導罷課、遊行，把個學校弄得污煙瘴氣。校方在無計可施之下，只好請她的母親從家鄉來到長沙，將她押解回鄉去了。當時全國性的學潮，洶湧澎湃，叫得最響的口號，是「反飢餓」、「反美帝」。有人說，這是共黨分子在幕後操縱指使，如果是國民黨掀起的話，他們決不會「反飢餓」，更不會「反美帝」，他們知道，沒有美國的幫助，勝利不可能來得這麼快。抗戰勝利後，美國對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生，每天供應一枚雞蛋。學生們一面「反飢餓」，同時又拒絕吃美國供應的雞蛋，這怎麼說呢！

吳素秋還在信裡冒出一句話：「毛主席說，學了歷史，可以增加知識。」她指的「毛主席」就是毛澤東，毛是湖南湘潭人，在湖南大概有不少地方，有著關於毛的傳說，有的傳聞還神乎其神。

在萊江中學時，同學們都認識一位楊姓圖書管理員。他是省立第一師範畢業的，和毛澤東是前後同學，毛比他高三班。據他說，毛是個怪人，每逢週六和星期日，他只帶一條被子，去長沙火車站，在那裡睡一晚或兩晚。天下大雨的時候，他會站在雨中，讓雨淋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大熱天，他會光著頭，脫掉上身，在太陽底下晒了又晒。

他不知道他對毛的印象是否來自這位圖書管理員，還是在學運中受到共黨份子的利用，可能兩者都有。他心裡不禁大喊：「我的小女人呵！你只知道『毛主席』說這說那，你不知道他的軍隊會活埋我們青年軍呀！」

她這位鄉下大姑娘，一到省城就可以領導學運，見識和能力會增長麼快，真令人不可思議。子成寶可不管這些，她是他朝思暮想的小女人，她作什麼都是對的，她做錯了，也是可以原諒的。

他覺得她母親把她押解回鄉，是一個錯誤。這好比將一朵自然生長的野花，拿回家裡去養，很快就會枯萎的。想到這裡，他心肝欲裂，他的小女人會在鄉下枯掉萎掉，這算什麼世界！

世界就是這樣，有的候你是無能為力，不僅對子成寶如此，對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小女人離他越來越遠，只有在夢裡才能縮短他們之間的距離。人可不能一天到晚作夢，回到現實裡來，還得過她所說的「不藝術的」陸軍生活。

說實在的，青年軍吃得飽穿得暖，這應該是合理的待遇了。特別是子成寶這名文書上士，沒有看過一件公文，也沒有抄過一件公文，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由他自己支配，他可以整天寫信，也可以整天看書，沒有人管他。而他沒有那麼多信可寫，也沒有找書或買書來看。他有時跑到一個空房間裡，對著那面大鏡子發表演說，還做出多種姿勢，準備將來作個演說家。

這算不算是一種藝術，或者說藝術的一部分？子成寶不以為然。

作者註：
小說中的人物、事件，可能與現實社會雷同。這純屬巧合，非有意安排。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美南報系之外其他媒體(平面或電子)，如欲轉載，必須事先經過作者同意

2010年版 芝加哥華人黃頁
Chicago Chinese Yellow Pages
美南報系 芝加哥時報 製作 • 印刷 • 出版 • 發行
(630) 717-4567 (專線)
(630) 717-7999 (傳真)
已隆重 出版